

一代霸才張謇（一）

王成聖

前言

滿清末代狀元、民國實業總長張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也有人說他是「一代霸才」。胡適曾稱道他說：「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又說：「張謇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但是，「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寫一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三易其名三段隱衷

張謇，初名長泰。「一生之中，曾經三易其名。幕後各有一段隱衷，與其性向志業，俱有重大關係。」

首度易名係在公元一八五七年，張謇五歲，由小名張長泰改名吳起元。從而可知其家世。張家世代務農，自張謇高祖父時由常熟石港遷居南通金沙場，迄曾祖病卒，乃祖張朝彥年僅八歲，曾入塾就學，十六歲母死，家道益艱，長姐夫族人誘之賭博，至於傾家蕩產，不得已而為小盜商人

吳聖揆贅婿，雙方言明生子兼祧吳姓。張朝彥生子彭年，先娶葛氏，葛氏生子張譽，是張謇的長兄。旋不久吳聖揆之妻殷氏又給彭年另娶一房妻子金氏。這位兩頭大的金氏夫人一連給張彭年生了三個兒子，是為張譽、張謇和張謇，一八五五年殷氏病逝。兩年後張譽、張謇、張謇同日入塾，張彭年仍遵前議，將這三兄弟的學名改為吳慶華、吳首梅與吳起元。

由於張朝彥因賭傾家，學業中輟，不曾應試，乃使張謇的曾祖、祖父、父親三代俱無在學之人，形成當時所謂的冷籍。依律冷籍子孫即無應試資格。因而使張謇在十六歲應院試考秀才時，冒充如皋有學籍之家已故張銓之子，第二度改名張育才，通過縣試州試院試而中秀才。詎料如皋張家便利利用他這一弱點，串通如皋官紳，不斷的對張彭年、張謇兩父子欺凌壓迫，敲詐勒索，前後歷時五年。張謇十九歲那年如皋張家即冒已故張銓之名，控告張謇忤逆，使張謇在如皋孔廟被羈押三個月，張彭年四出告貸，花了一百幾十兩銀子打點上下方始獲釋。張謇的生母金太夫人為之憂急得病。二十一歲時又一次被控險遭羈押，張謇乘大風雨之夜逃出如皋，使他悲憤交集寫出

了：「是時忿火中燒，更不知有何畏怖，亦輒作挾利刃砍仇人頭之想」這種激越語句。

五年之間，張彭年、張謇父子被如皋張家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祇好上呈學官坦白陳述經過請求更正，這一場官司從南通、蘇州，打到北京。從張謇十九歲直至二十一歲，方始獲准判歸本籍，就為這冒籍應試一步大錯，使張謇一家焦頭爛額，居無寧日。同父異母的長兄張譽堅持分家，當時張謇的次兄張譽早在十歲時溺斃。三兄弟析產以後，張謇和他三哥張譽把名下所得的家產全部變賣，抵付因冒籍一案所欠的一千餘元債務，居然還嫌不夠。此為我國第一位實業大王張謇之家第二度破產。為此張謇曾有備極沉痛的紀事詩：

「絲麻經緯更誰尤，大錯從來鑄九州，白日驚看魑魅走，靈氣不告患孫愁！惆悵隨身三尺劍，男兒今日有恩讎！」

高堂華髮催明鏡，暑路凋顏送客舟，公元一八七七年張謇二十五歲，已入慶軍統領吳長慶幕府，備受禮重，月俸白銀二十兩。十一月他呈准學官改名張謇。由於前債未清，窮於

應付，他有：「連年年盡飢窮，今年更甚。索通與告貸者，兩難為應也」的無窮感慨！

張謇，字季直，又稱季子，五十以後因自題書房額為庵，即以菴庵為號。復有兩個別號曰處默，曰宜宣，但不常用。花押則為自強不息四字，偶或簡為自強。他排行第四，民國以後名滿天下，國人稱為張四先生。

遜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五月二十五日卯時張謇誕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有兄弟五人，葛太夫人生長子張譽、五子張謇。金太夫人生次子張譽，三子張謇、四子張謇。一八七三年分爨，

時張謇幼穉，張謇便和張謇共居，他對於張謇一生的志業事功，實有莫大的助益與貢獻，同時，他也是晚年被詆為「南通土皇帝」張謇最具影響力之一人。

南通神童奇人奇事

張謇，字叔儼，號退庵，七歲時與張謇同入塾，七年後，因家境關係，張朝彥命張謇輟學，張謇繼續。從此他協助乃父照料糖坊生意，下棉田耕植，支應張謇所耗的巨額學費。分家那年，他所得的財產全部賣掉還債，毫無怨言，尚且加倍努力工作，培植張謇。



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被邀出任實業總長的張謇先生。

直到張謇入吳長慶幕，隨軍長征入三韓，鋒頭頗健。是年南通海門大鬧荒歉，張謇方始遠赴漢城投奔乃弟，也在吳長慶幕府相佐，後來他靠自己的力量，在官場中載浮載沉，一度當過江西德化、貴谿知縣，頗有政聲。照說他可以自創錦綉前程。可是當張謇四十二歲中狀元，薄京官而不為，回到南通創辦實業，為徵集資本奔走各地，窮到以狀元公之名鬻字充旅費。那時候張謇正宣揚得意升道台，充江西省學堂正監督，江蘇

巡撫瑞澂更禮聘他為江蘇農工商局局長。張謇以乃弟龐大事業筆路藍縷，幾告夭折。居然棄官趕回南通相助。從此張謇對外，張謇主內。張謇一生的事功，不論地方自治、教育實業，大都是張謇規劃，張謇執行，乃兄主大計，乃弟理小節。從而三先生與四先生有如身之兩臂，鳥之雙翼，通海一帶無人不羨張謇、張謇之「外維有弟，內維有兄」。祇不過張謇守舊，張謇維新。晚年偶有意見分歧，張謇一旦生氣，張謇必定親自趕去磕頭賠禮。難兄難弟通力合作，友于之情摯切之至。張謇曾有別阿兄詩云：

「却聽更鼓見朝晴，風雨終宵有淚聲，一語遣愁唯暫別，三春扶病獨長征。」

文章已識能憂患，貧賤誰云有弟兄？海上桑麻應自好，荷鉏何日與歸耕？」

祇是從小讀書，張謇確實勝過乃兄一籌。他三足歲半便由父親親授以千字文。不久即能背誦，父母大為興奮。命他和長兄張譽、次兄張謇、三兄張謇同入私塾，從海門人邱大璋讀書。其後又有一連串膾炙人口的奇聞奇事，使他神童之名不脛而走，人人對他另眼相看。諸如六歲時夏日水患，水與橋平，他跟三位兄長過橋入塾，中途失足落水，三個哥哥一無所知。及至入塾後邱大璋老師偶見四兄弟少了一個，並即奔至橋上，爬在橋板上拉起猶未被洪流捲走的張謇。可是翌年他的次兄張謇竟然在與鄉童嬉水時不幸溺斃，從而他便有了「命大福大」之譽。八歲時張謇的一位堂兄攜他往遊城隍廟，命他向城隍夫婦作揖，他雙手一舉，城隍神案上的筆筒籤筒立即翻倒，嘩

啦啦的巨響把張謇頓時嚇哭。廟裡的道士連忙趕來撫慰。回家以後他母親嚴命他以後不許進廟，可是張謇必非凡品，疑是天上星宿下凡的迷信說法則已傳誦遐邇。十一歲，開始屬對，邱大璋老師出的上聯是月沉水底，張謇脫口而出的對以「日懸天上」。次年，有人騎馬經過塾前，老師舉「人騎白馬門前去」，張謇立以「我踏金鰲海上來」，吐屬不凡，口氣奇大，又成一段佳話。

父母培植無微不至

張謇父母月入不豐，而負擔頗重，在距今一百餘年以前的這種寒素之家，絕少能斥巨資，延名師，培養出一個像張謇這樣傑出的人才。我們可以說張謇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出人頭地，多半是從他幼年時期的種種特殊表現，方使他的父母家人下定決心，加意培植有以致之。就在一八六四年，張謇十二歲，張彭年在常樂鎮即有驚人手筆，在他家敦裕堂外築屋一間，植五柳樹，額曰仿陶書屋，延聘西亭宿儒宋效椅專門來教張謇、張謇、張謇三兄弟，重點當然在於張謇。這位宋老師的學問很好，可是他當年已五十七歲，又病喘哮喘，經常終夜不能成眠。張彭年一家對這位老學究的恭敬殷勤可謂無以復加。除了新築一屋供他住宿教讀，兩夫妻尚且親自服侍他的飲食起居，張彭年則每天早晚必定到宋老師跟前問安好，致敬意，尤且責令張謇三兄弟負責洒掃糞除，一應雜務。這位宋老師在張家一共教了兩年的書，祇是頭一年就因為氣喘、病足，外加他自己應試，以及他的兒子宋琛反而比他先一步中舉，回家代

為擺擋諸事，料理打點，一年只教了六個月。可是由於張家全家對他的肅敬尊重，也深知這一家人之有用所在。因此他感激圖報，對張謇的督課之嚴，大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概。一上來，他就重新檢閱張謇三兄弟已經唸過的書，從而發現那位老塾師邱大璋在音訓句讀各方面，或因版本，或由講授，頗多謬誤。於是他命張謇三兄弟自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始，另換新書重讀一遍。先背誦，再講解，由每天三十行逐漸加到一百行。兼授四聲，還講故事，更讓這三兄弟跟他同室而眠，臥榻相連，利用睡覺前的一段時間，再將日間所授加以複習，甚至於他每次回家都把張謇帶在身邊，一得空便給他講書。像這樣的嚴師督促，張謇自能全心全意向學，學業突飛猛晉。一年之間他就能作五七言詩，讀孔記春秋左傳，連八股制藝都能洋洋洒洒的成篇了。

一八六六年六月，張謇十四歲，宋老師家鄉發生兵災，這是他唯一一次未曾把張謇帶在身邊。他返家探視未久旋即病故。張彭年聞耗，挈張謇三兄弟星夜趕赴西亭營葬。一力担承全部喪葬費用。並且恪遵宋效椅的遺囑，命張謇拜宋效椅的姪兒宋琳為師，就住在宋琳的家裡。十四歲的張謇首度離家就傅。此時，宋效椅還有臨終遺命，命他的舉人兒子宋琛，無論如何忙法也要抽空教導張謇。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張謇初度應試考秀才。州試時取在一百名之外，宋琛痛予呵責的說：「倘若有一千人應試，取九百九十九名，那唯一未曾錄取的必定是你！」此語使張謇大受刺激，從此他發奮苦讀，在窗戶和帳頂上大書「九百九十九」五字，用兩根短竹支住枕頭，睡時稍一轉側，枕落人醒，立即起牀繼續苦讀。夏夜蚊蟲擾人，張謇便將雙腳插入空酒罈中，聊避蚊蟻，經此發奮努力，院試發榜，果然獲中第二十六名附學生員，但是幾昔科舉，向有「一財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之說，張謇自十六歲得秀才，往後年年勤讀不輟。居然一連五次應鄉試考舉人名落孫山外。直到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遠赴順天府赴考，方始獲中第二名，也就是所謂的北闕南元，時年三十三歲，自茲而後，又會連續四次應禮部會試考進士，四度報罷。淹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恩科，這才中了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成為鰲頭獨佔，舉國馳羨的狀元公了。那年張謇已屆四十二歲鼎盛中年。寒窗攻讀卅六年，一舉成名天下知，三十六年之間，他在科場之中熬過一百六十天，考過九次第一名，七次名列前十名之內，這真是一段艱辛漫長的歷程，所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之不鉅。

吳長慶友袁世凱師

祇是，中狀元前的張謇，早已迭為名幕，敵歷中外，謂之名動公卿，實不為過。在那外侮日亟、國事岌岌，新舊思潮相互激盪的蛻變時期，張謇以其敏銳的觸角，廣博的見聞，先已覬知清廷的腐敗，國勢的岌危，對於消磨了他半生歲月的科舉，認係帝制餘孽，無益名器。歷盡千辛萬苦方始得來的狀元頭銜，反到被他棄之如敝屣，當南通紳民獲知他大魁天下，欣喜若狂，特地在

南通公園興築了一座果然亭，留作永久紀念。果然亭命名的用意在於南通果然出了一位狀元，兼及南通神童果然位列儒林班首，却是張謇偏將果然亭改爲適然亭，還作了一篇跋，中有警語云：「適然之事，以適然觀之」。又題一副楹聯曰：「世間科第與風漢，檻外雲山是故人。」這決非他故作洒脫，實有以說明他當年的淡泊胸襟與乎浩然之志。

公元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光緒御太和殿傳臚，宣制唱名陸見，張謇循例授職翰林院修撰。這一年的九月十七日，一輩子望子成龍終告如願的張彭年在南通祖宅病逝，得年七十七歲，翌日張謇在京聞耗，立即附輪奔喪，

他在哭父聯中有極爲沉痛的名句：

「一第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何如侍親之終」

張謇一生事功，應自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他二十二歲時爲始。先是，通州知州安徽桐城人孫雲錦審理張謇冒籍應試一案，既同情他的際遇，也很愛重他的才華。其後孫雲錦調差江寧知府，便邀約張謇前往担任書記。張謇對孫雲錦敬執弟子禮，孫雲錦是時月俸僅銀五十兩，他每月分十兩銀子給張謇，除了偶而讓他歷練歷練事務，絕大部份時間仍舊督促他讀書應試。十個月後，張謇帶着分文未動的一百兩銀子回家，交給他父親還債，他父親供起祖宗牌位，祭拜以後訓誡他說：

「通海兩州，老師宿儒，一年授徒所得，也不過百把兩銀子而已。如今你一出門就得了百兩紋銀收入。這是孫公垂憐我家貧困，望你向上，你要永遠記住孫公的恩德！」

言訖，父子相擁而泣，這是張謇畢生難忘的一幕。

淮軍儒將，慶軍統領吳長慶，是孫雲錦的世交子侄輩，平素輕財尚義，愛才若渴，頗爲欣賞張謇代孫雲錦所寫的函牘，對

張謇心儀已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張謇二十四歲時，重金禮聘張謇入其戎幕，其實仍舊是讓張謇專攻制藝，準備應試，甚至於在他後衙爲張謇與築五間草堂，命他住進去安心讀書，張謇感恩知己，偶有機會也曾爲吳長慶盡心盡力的畫策辦事。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冬，吳長慶自江蘇江寧調防山東登州，張謇隨之北上。次年四月，時年二十二歲的袁世凱因爲在河南項城家鄉存身不住，也到登州投奔吳長慶。吳長慶當時就把袁世凱鄭重其事的托付給張謇，並且感慨萬千的說出了一段秘辛——吳長慶的父親吳廷香早年曾以優貢生就選教職，他在安徽廬江家鄉與辦團練抵禦太平軍，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克復廬江縣城，旋又被太平軍圍困，命人向淮軍宿將袁甲三求援，當時袁甲三三兒子袁保中以強敵當前自顧不暇，力主不救。侄兒袁保慶則力陳紳士力薄，孤軍垂危，理應赴援有以激勵民心，袁甲三稍一遲疑，廬江居然陷落，吳廷香壯烈捐軀。從此吳長慶便和袁保中絕交，而與袁保慶訂兄弟手足之好。袁世凱是袁保慶的嗣子。因此吳長慶爲報故人知己，懇請張謇教袁世凱的書，讓他得一個正當仕途出身。

但是袁世凱好大喜功，不學無術，深以制藝八股爲苦。張謇則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督課袁世凱非常之嚴格，從而使這兩師生之間產生了甚大的矛盾。造成了民國前後張謇、袁世凱忽分忽合，忽友忽敵，還涉及了不少的恩怨怨怨，祇不過當張謇發現袁世凱並非讀書種子，反到在治事方面頗有偏才，也曾改弦易轍，在吳長慶跟前鼎



南通神童·滿清末代狀元大魁天下掛冠而去的張謇。

力推薦。這才奠定了袁世凱畢生事業的基石，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六月，朝鮮大院君之亂，日本橫加干涉，吳長慶奉北洋大臣直隸都督張樹聲之命，督師援護朝鮮，救平亂事。吳長慶請張容負責措置前敵軍事，張容又保舉袁世凱為執行前敵營務處事，這便是袁世凱嶄露頭角脫穎而出之始。光緒八年七月初四，張容隨同吳長慶乘威遠軍艦自登州啓碇途遇大風，到七日凌晨方抵朝鮮南陽府，舍舟登陸，華夏王師，在朝鮮官民軍食盡漿，熱烈歡迎聲中，直向韓京漢城進發。

揮師入韓建立奇勳

所謂大院君之亂，就是韓王李熙生父李熙應，以大院君封號攝政，與李熙之妻閔妃戚黨發生政爭。李熙應親華，守舊。閔黨親日，維新。李熙應憤而起兵，圍王宮，戕閔黨，日本蓄意侵韓已久，亟欲利用此一機會揮師入韓，遂其併吞陰謀。張樹聲、吳長慶等為確保我國對朝鮮之宗主權，迅速派大兵，搶在日軍之前直入漢城。七月十三日吳長慶進抵韓京，即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乘李熙應親至犒軍，當場宣讀清帝聖旨，將李熙應拿下解送南陽登輪運航天津，名為逮捕，實即保全。其後李熙應在保定軟禁三年，釋回朝鮮，又逢東學黨亂作，日使大島圭助他重起執政，終被閔黨率兵入宮弑之。

當年清軍入韓，生致李熙應後，吳長慶即應韓王李熙之請，一夜之間將漢城亂兵全部驅散，僅陣斬抗拒者數十人，正法為首者十人。一場驚天動地的變亂，朝鮮險將淪亡於日本的奇禍，就

此順利解決。事定後，韓王李熙贈予張容三品冠服。吳長慶命人送白銀一千兩到張容家中。

由於這一次隨吳長慶入韓平亂，使張容深切體認日俄兩國對朝鮮之虎視眈眈，其終極目的仍在於進而攫我東北，亡我中國。因此他盱衡大局精心擊劃，寫下了「乘時規復琉球策」和「朝鮮善後六策」。上書張樹聲，極力主張對日本分三路出兵，規復琉球，對朝鮮則或廢為郡縣，直屬中國，或設置監國，改革其內政，代練新兵，嚴守港口，使朝鮮與東北聯為一氣，共抗日俄侵略。可惜他這一次上書寄達天津時，張樹聲已他調，李鴻章正丁憂期滿回任直隸總督，他看了張容的上書遽爾斥為多事，根本不予置理，大好機會由而盡失。往後日俄侵略日亟，朝鮮東北戰禍頻仍，終告淪於日本，乃使張容切齒痛恨的說：「……天下後世，誰復知亡東三省罪在李鴻章乎？今言且無益，然下走固不能不痛心切齒亡國之庸奴也！」

張容的規復琉球，確保朝鮮建議被李鴻章擯而不用，可是朝中大官却已有所聞，軍機大臣潘祖蔭、翁同龢，侍郎寶璽都對張容的真知灼見頗為賞識。連慈禧太后都會風聞其事，有所垂詢，最後結果仍然是採納了李鴻章驕橫頑固，柔儒畏事的保守意見。當時的清議乃對李鴻章頗為不利，李鴻章惱羞成怒於是遷怒吳長慶，對他率部迅速收平韓亂，保全朝鮮的奇功不但不加慰賞，反生忌功妬賢之心，將吳長慶調往金州，並且藉機削奪他的兵權。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四月，吳長慶遵旨開拔，李鴻章要他分兵一半鎮守朝鮮，

他祇好留兵三營交由吳兆有代統，自己帶了張容率部三營逕赴金州駐防。大軍開拔時吳長慶即已染病，兩閱月後溘然長逝。

吳長慶死後，幕客星散，張容黯然而旋。嗣後很有不少名公巨卿器重張容的才識，爭相延攬入幕，可是他卻一概婉拒，綜計張容一生所交的師友之中，跟他相知最深，恩情最厚，關係他進退出處最大的，莫過於吳長慶、翁同龢二氏。吳長慶既死，張容却能在第二年上便與翁同龢建立師生情誼，可謂為張容的「大幸事」。

大魁天下掛冠而去

翁同龢，字叔平，號松禪。江蘇常熟人，咸豐年間狀元及第。曾為同治、光緒二帝師傅，歷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兩任軍機大臣，是晚清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翁同龢初聞張容之名，即在張容上書李鴻章，獻善後朝鮮六策之際。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六月，張容聽從孫雲錦之勸，北上京師，應順天府鄉試，主考官正是翁同龢、潘祖蔭、奎潤、董華。在尚未應試以前，翁同龢獲知張容抵京，住在內城東單文昌關帝廟，距離他的相府不遠，居然親詣關帝廟訪晤，和張容促膝長談，以堂堂帝師，當朝宰相之尊，竟會折節下交，移樽就教，去看一名赴考舉人的青年秀才，由此亦可見當年張容才名之藉甚，與乎翁容相對他是何等的重視了。這年鄉試張容獲中南元，翁同龢、潘祖蔭等也就成為他的房師，以迄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張容大魁天下，翁同龢又是殿試的八位開卷大臣之一。張容和翁

同齡有這兩重師生關係，又有新科狀元，翰林院修撰的崇高位，當朝的清流黨巨子，如盛昱、王仁堪、梁鼎芬、文廷式等，都和張謇結為志同道合的密友，具有這許多優越的條件，張謇在仕途中理應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誠所謂前途不可限量。可是，正如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評述張謇所云：「吾以為舊式官僚所致力者，僅為個人與人之關係。新時代之政治家，則當致力於人與天然之關係。……其所欲逢迎者，上則天時，下則地利。……其所願奔走者，乃河山江海與廣漠之野，欲與人民共謀天然富源之發展，以為國利民福而已。准此而論，吾必以為南通張謇實可稱中國近代地方建設之第一人！」

明乎此，就可以瞭解張謇當年何以薄高官厚祿而不為，棄錦綉前程於不顧，反而過返家鄉，筚路藍縷，艱辛備嘗的從事地方建設了。

促使張謇改絃更張，棄官南旋的主因有三，其一是他不憚權貴，上疏彈劾李鴻章戰不備，敗和局。其二是他父親病逝逝世，奔喪回籍。其三是他隨同文武百官在雨中跪迎慈禧，受了一次莫大的刺激。

光緒二十年九月，張謇剛中狀元，授職編修四個月後，張謇具疏彈劾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痛陳甲午中日之戰清軍慘敗的前因後果，癥結所在。張謇彈劾李鴻章的奏疏有云：「試問以四朝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歷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言，脅制朝野，曾無一端立于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

人理，能無痛心！此又徇縱欺罔，驕蹇黠猾，兼而有之，見於事外而壞於事中矣！……」

難怪連斯時當國秉政的恭親王奏訴，在他重入軍機，閱及張謇的奏疏時，都會浩然長歎的說：

「參奏李鴻章之摺，有十餘通之多。惟張謇之奏，最為切當，我們今日痛遭日本禍殃，全是李鴻章一手釀成的啊！」

當年係由光緒親政，慈禧駐蹕頤和園，但她仍舊不時進城入宮，每次進出，文武百官例須跪迎跪送。新科狀元張謇頭一次躬與其盛，便碰到風雲變色，風狂雨驟。他和滿朝文武袍服冠帶齊全，跪在泥濘積澍之中，飽受風雨侵襲。是時張

謇眼見慈禧盛大儀從，鹵簿肩與次第經過，與羣臣之黻黼瑟縮，形成強烈對照。及至慈禧儀仗全部過完，朝臣立即抱頭風竄，一哄而散。全身淋成通濕的狀況，公回到寓所，沐浴更衣，回憶雨中跪送一幕，百感交集，不禁喟然長嘆，自怨自艾：

「士子苦讀致仕，所謂榮宗耀祖，身列廟堂者，豈僅甘為磕頭虫而已哉？讀聖賢書，志氣何在？」

從此他有急流勇退，不如歸去之想。是月十八日他父親病逝故里的噩耗傳來，張謇立即報了丁憂，匍匐奔喪，出京赴天津，附輪南下。

代售

中華民國第十八屆

國際影展特刊

彩色精印

每冊台幣 150 元

國外另加郵費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